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四十五目錄

蕭俛

請放免當司諸色本利錢奏

辭撰王承宗先銘奏

對穆宗問兵法有必勝疏

崔位

爲李尚書讓兼左僕射表

第二表

代李僕射謝加營田使表

爲李僕射賀聖製政刑箴表

袁司直

寅賓出日賦

王仲舒

湖南觀察使謝上表

爲荊南節度使謝恩表

昭陵寢宮議

崔處士集序

祭權少監文

王顏

京兆府獻三足烏賦

白雀賦

進黃帝玉佩表

請釐肅朝班狀

軒轅黃帝鑄鼎原碑銘

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金	元	公	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四十五

蕭俛

俛字思謙吏部尚書恒子貞元七年進士元和初復登賢良方正制科累拜御史中丞襲徐國公穆宗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門下侍郎罷爲吏部尚書徙兵部授太子少保爲同州刺史寶曆三年復以少保分司東都文宗朝以左僕射致仕

請放免當司諸色本利錢奏

應諸司諸軍諸使公廨諸色本利錢等伏緣臣當司及祕

書省等三十二司利錢伏準今年七月十三日赦文至十倍者本利並放展轉難保至五倍者本利並放緣前件諸司諸使諸軍利錢節文並不該及其中有納利百姓見臣稱訴納利已至十倍者未蒙一例處分求臣上達天聽臣已面陳奏訖伏以南北諸司事體無異納利百姓皆陛下赤子若恩澤均及則雨露無偏伏望聖慈特賜放免如允臣所奏伏乞特降勅旨並進今年七月十三日赦文處分仍永爲定制

辭撰王承宗先銘奏

臣器褊狹此不能强王承宗先朝阻命事無可觀如臣秉筆不能溢美或撰進之後例行貺遺臣若公然阻絕則違陛下撫納之宜僂俛受之則非微臣平生之志臣不願爲之秉筆

對穆宗問兵法有必勝疏

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主不得已而用之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務招懷不爲掩襲古之用兵不斬祀不殺屬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安人禁暴師之上也如救之甚於水火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此必勝之道也如或縱肆小忿

輕動干戈使敵人怨結師出無名非惟不勝乃自危之道也固宜深慎

崔位

位貞元中佐陝虢觀察使姚南仲幕府改遂州別駕東川觀察使王叔邕希旨殺之

爲李尚書讓兼左僕射表

臣某言中使某至伏奉某月日制書除臣檢校某官者伏惟皇帝陛下以仲春之月居青陽太廟順發生之令垂溥洽之恩建萬國而親諸侯闢四門而延多士雖成周析壤

唐虞命官穆穆皇皇何以加此天子幸甚臣謬列藩鎮極茲寵榮捧戴絲綸形神駭越中謝臣聞謙以立衆明於害

關三字

爲言在不知退臣敢憑懇固讓披心自陳何也臣

關二字

字

天枝遂階名級立身終始竊慕古人履官途惟直道而

行居聖代而孤立寡援自陛下纂承王業致理雍熙臣以瑣微累蒙任遇入司宗籍出按節旄報恩百用未申一割悚惕惟厲中夜以興臣伏以爵本酬庸秩由崇德無功庸而冒爵秩乖寒燠而怒鬼神詩有不稱之譏易垂折足之誠仰惟古訓歷選先賢未有不澤潤生人功在王室而可

驟升重位安處大名況今同軌絕垠韜弦息甲守戎內地
甘食美衣舉勞無汙馬之勤論兵乏出人之畧方將尸素
刻責豈意恩光荐加在亭育而則然當覲冒而奚若且桓
撥之職而布於典策優游二品師長百僚自漢魏尤難此
選非夫李固忠讜黃瓊奏議羊祜以荊州兼領謝安由戎
政特拜以臣方之遠有所愧臣高祖淮安郡王神通翼贊
神堯竭誠締構勲彰國史方任此官在臣何堪謬繼前哲
循涯省分憂悸失圖垂之簡書不可以訓是願罄露丹懇
冀迴聖鑒察臣辭避之至恕臣量已之誠乞停今授以俟

後効君猶天也焉敢飾詞臣限以所守不獲奔赴闕下拜舞丹墀無任慙惶懇迫之至

第二表

臣某言某月日奏事官迴伏奉勅旨以臣讓官卽宜斷表者微臣材劣不足動天再蒙中詔曲賜獎飾捧授之際襟靈若飛中謝臣伏以運屬昌期干戈久戢人懷聖澤閭里乂安臣總戎無分寸之勞爲政乏循良之異是以內思陳力難處百揆之崇外愧妨賢願効九官之讓而宸私荐及寵命莫迴敢煩君父之聰用申犬馬之志惟當誓心許國

盡瘁在公廉問黎烝訓輯師旅庶立毫髮以副憂勤臣所
守有限不獲奔走闕庭拜舞丹墀無任感恩殞越屏營之
至

代李僕射謝加營田使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勅以臣兼充當道營田使者捧受絲
綸載驚載躍臣某中謝幸忝宗室沐浴恩波性惟直方官
絕依倚凡忝任用皆自宸衷常思殺身以答鴻造所至之
職勵精苦節苟可利人利國誠願悉力悉心况西戎狡謀
有備無患東都要害居安慮危俱屯偃革之師豈可不耕

而食臣是以諭臨邊將士首建屯田董所屬軍人力開荒
壤近爲水旱之蓄遠減飛輓之勞臣之用心素切於此又
軍營衣賜久費度支百方圓融三分全給在臣守土固合
分憂此皆塵露至微豈如山海云益陛下曲垂天獎正以
使名榮光荐加荷懼惟厲但當撫字鰥寡訓練貔貅克宣
皇風底靖藩鎮庶申萬一少報生成臣所守有限不獲奔
赴闕庭拜舞丹墀無任感恩殞越之至

爲李僕射賀聖製政刑箴表

臣某言伏見聖製政刑箴天文昭回八表皆燭睿藻稽古

六經不刊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致理和平躋人壽域
猶懷兢業重設箴規酌裁成立制之中求司牧措刑之本
信成康之能事蓋堯禹之用心可以萬邦作孚千載垂範
金石不朽日月俱懸爰自繩契已還歷選列辟憲章代有
詞義罕攻湯製局促於盤銘虞歌淡泊於琴曲橫汾乃縱
賞之事黃竹匪勸誠之文其餘流薄國風漂淪樂府典謨
雅誥寂蔑無聞曷若光啟格言昭融至道勤萬幾於一日
二日立盛德於先天後天長垂四目之明詎假百官之獻
臣職惟方鎮宗忝葭莩成誦已在於丹心述宣願播於青

史臣限以所守不獲奔走闕下拜舞天階無任捧讀跪戴
抃躍之至

袁司直

司直大厯十四年舉進士第五人

寅賓出日賦

以大明在天恒
以時授爲韻

日爲天經春爲歲始貞三農而允協於度調四時而不憊
於理敬其所出導其所以升黃道而萬化融出青方而百
工起所以放勲欽明義仲是司協和天意敬授人時闕其
職則厚生斯廢行其典乃庶績咸熙且曉色瞳矐清光杳

霽垂大明於有截察幽深於無外守晦明之度數順躔次
之交會合一德而無私位三光而稱大煦育無偏陰陽氣
宣應律管而初變暖林花而未鮮興農功於燠室發耒耜
於原田旣陶陶以受歲亦欣欣而樂天則知日以陽爲德
君以政爲恒陽虧則物無仰照政失則年用不登觀寅賓
之有則知平秩之方興瞻彼漲海日之所在出扶桑而吐
暉泛暘谷而浴彩貞明宇宙協順時候將虔敬而專其所
職豈出納而輕其所授我國家獻歲發生舒勾達萌警大
田於東作紀斯箱於西成君德與日德俱遠道光與日光

齊明將授官而守職俾萬化而爲程

王仲舒

仲舒字宏中太原人貞元十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登乙第超拜右拾遺累轉尚書郎元和中自職方郎中知制誥貶硤州刺史遷蘇州穆宗立召爲中書舍人出爲江西道觀察使長慶三年卒

湖南觀察使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某月日到本部上訖榮如夢中不敢自信臣某誠懼誠懼頓首頓首臣頃備位省官孤特無與自堅內

志不近權門逞憾者以陰計中臣伺其顛沛而臣位從懼
進身自危安陛下之保臣也陛下開張至道以福羣生長
人之吏必以歲久課其能否定爲差等使無倖人獨臣領
常州一年超居近地陛下之私臣也臣當此時不能稱揚
隱晦以納聖聰論列奇計以靖封畧使下有勝臣而未用
者邊有戰聚而偷生者是臣負陛下之知也況今方隅之
任得其人則聖慮安失其才則眾情苦斯位不細惟賢者
宜之臣前官已曠後恩逾重公議難追殞越是憂謹當日
用皇慈下求利病鎮浮情之俗杜奸邪之萌冀其小康上

簡天府臣之心也敢有二事不勝感恩戀闕之至

爲荆南節度使謝恩表

臣某言中使某至伏奉三月二十五日勅除臣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者如綸炳然中天而下伏讀惶駭不知所裁臣某誠懼誠恐頓首頓首臣旣無老謀又無壯事塵玷重位前後六年將陛下覆幬之仁煦嫗羣物所至之土方獲小安如日照臨人共知見臣敢竊盜以爲己功况文昌六星將帥爲首非全才碩德未嘗苟居陛下睿慮神行雄威電斷將付斯任尤精其人過量之

金史卷之三
榮臣獨虛授若在夢寐不敢自期卽以今日祇命上道臣
團練判官太子舍人兼侍御史楊洽久更吏塗兼練戎事
謹差專領留務待李衡交割不勝感恩忻躍之至謹奉表
陳謝以聞

昭陵寢宮議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爇摧毀畧
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連年欲議修置緣舊宮
本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
見往行宮處修造所冀久遠使人又爲改移舊制恐所見

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寮同商量可否聞奏者守右補
闕王仲舒議曰

伏詳勅旨以太宗陵廟衣冠所游嚴上之誠重於改作實
聖人之孝也但以既經焚毀舊制將來仙馭所經恐違虔
奉之意其本地素無泉源日羞饋祀出於人力登降難爲
熟味又仲尼有言易墓非古臣庶兆域尚重芟夷園寢之
閒豈宜振擾不可再興版築理足明徵陛下聰明聖神德
叶文祖寢宮廢墜歲序滋深獨留其功以候聖旨伏惟精
選信任大臣嚴重其禮昭告陵廟以通明靈令於柏城之

中卜其近地畧雕琢之費因耕稼之休務錄愛人節用之心副文皇還朴之志天下幸甚謹議

崔處士集序

帝唐綏珮之士年未壯其文老成者曰博陵崔秀文峻亮而堅剛貞而和止立而毅其行也不邇聲利其文也文質相制才氣相發於古人立意中往往振起風雅知君者謂君得詩禮之際自然之機故也方將逞詞縱翰爲邦國之聞人遭命否厄若干年而天嗚呼惜哉嘗曰文之難爲久矣世有執異端爲公是驅法政爲利物或雕刻雪月以趣

佻巧或侈衒奇詭以新聞見或拘實而忘雄或飾辭而契
本使曲直亂次褒貶錯行作者以壓溺處之未嘗弔也深
而通簡而茂華而不流純而不樸仁義物體之序屬辭興
事之端於大化也粲而不殊作者之教吾其奉哉由是洽
帝王之制度以啟箴諫則漢宣中興頌作焉諷前史之闕
以貞黜陟則翟義贊形焉較英雄之功伐以傳後世則三
傑頌存焉其餘暢賢人之德評一時之事不附於彼而立
於才纍然貫珠於遺體不可備舉與君游者猶是文揆人
人在於餘地則君妙識深行又足徵矣噫夫彼化工醇其

器堅其志而不使之遂豈將惑於從善者之心乎余於君從母之昆弟也嘗爲碣銘志君之文篇目遺逸乃綜而次之敘而引之

祭權少監文一

維年月日從姨弟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王仲舒謹遣某人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山南道節度使贈尚書左僕射權三兄相公之靈惟靈天受全氣早挺文學用道以直閑邪存誠心常坦夷而不離法度操本堅峻而盡歸忠厚自拂衣登朝周歷清重靜專一節造

次於是內翊皇極外擁麾旄賢哲極致天下榮觀豐祿足
以肥家雄文可以潤屋而奉已彌約素風逾鮮禹邛山立
以鎮浮俗嗚呼公之德也公之器也壽享期頤猶謂之天
况相遠乎論道上庠猶謂之薄况不至乎哀哉仲舒及冠
之年情契深至非求道之要不爲辭端非爲文之蹟不著
心本雲路盡相致之誠閒宴諧道舊之適音容如覩書札
尚新靈儀宛然驟隔今古局守遠郡臨慟無因敬薦酒殽
用申平昔尚饗

王顏

顏太原人第進士貞元中累官大理少卿拜御史中丞出
爲虢州刺史

京兆府獻三足烏賦

夫何赫赫之太陽忽降精於烏烏乃呈瑞於皇王足應乾
之三數目耀日之九芒降天邑而於我李浴咸池而自扶
桑嘗空聞於前牒今實觀於殊祥天旣無私祥何能隱昭
聖代之有應垂休徵之無盡瑞於帝室表大孝於天衷獻
自尹京驗長安之日近始至也眾羽駭集伊人驚萃邁麟
鳳之時見何鷹隼之能畏如深就日之誠不效搏風之志

願委質而入貢終依仁以馴致入銅籠而戢翼向金殿而
矯翅將告於休似對以意由是憐楚人之迷鳳陋越裳之
獻翟小哉棲棘之鸞蔑矣應風之鵠未如我陪日馭之出
入遊天居之岑寂曩有赤而呈美白以效靈俱非應乎殊
貺亦或載於祥經終未如符孝理之永錫昭寶運之康寧
則如堯舜登極夔龍夾輔布政無偏惟賢是取故得感陽
精於上帝贊陰德於下土光昭萬葉輝映千古良史當載
美而記時謏才顧賡歌而蹈舞

白雀賦

彼白雀兮降靈朱方羽皎皎而冰淨毛紛紛而雪光旣無
日浴不假雲翔馴階除兮玉彩相照向庭際而花影飄揚
皓然自居貴以爲飾與物無競隨時遊息知有文而賈害
則純素葆光知惡紫之奪朱則大白呈色叶我皇之金運
旌我皇之道極又何貴乎黃以爲名赤以爲翼然後銜丹
書以告祉執玉環以述職所以異其類不能同塵所以隨
其俗將以順人不假倉以耗國不穿屋以賊鄰刺穆公之
將死以人爲殉雪冶長之無罪示人有親無以爲凡鳥也
不撫其實無以爲珍禽也不利於物庶考言以察用時有

得而無失若以酒成禮我則能近取諸身若以農命官我則能將委其質百揆有序萬物咸秩豈不知鴻鵠之志與斥鷃而爲匹悲夫未處大廈閑於雕籠心眷戀兮猶期拂日羽摧落兮半已從風望銅臺而路遠念瑤池而宴終倘吾君兮爲開一面呈瑞兮還飛紫宮

進黃帝玉佩表

臣顏言國家虔奉道源天下久安聖化伏見能事必舉善跡必旌臣所部湖城縣界有鑄鼎原是軒轅黃帝鼎成上仙之所闕一字詳史冊縣右昇仙宮寺具見圖經獨此闕一字

原曾無表記微臣愚見是千古所遺歷代因循以至

闕一字

日只有鑄鼎原名莫知陳迹所在臣今

闕一字

於原最高處

刻石表之當石直下更須穿地

闕一字

實去月二十八日本

縣令房朝靜縣鎮遏將常憲專知官軍將杜晏等同於原

上選地對窟穿深四尺得玉石

闕二字

是一片穿時爲土工

所折今作四段有懸佩孔子二其日縣令所由等狀送到

州臣送觀察使使牒却令州司自進臣以此處合有碑記

千古所無臣輒云爲自疑妄動今幸得此佩伏喜不妄微

臣測度恐是黃帝上昇之時小臣遺墜之物臣檢算歷帝

記黃帝去今六千四百三十年伏以天下有道地不藏珍
今千尺荒原一穿得寶且是軒轅墜物應見聖明之代微
臣不勝驚喜慶抃之至其玉佩謹以函盛差朝請郎行司
兵參軍暢賞隨表奉進伏望頒示朝廷宣付史館臣顏無
任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請釐肅朝班狀

吏部兵部侍郎郎中員外共一十三員起去年十一月一
日至今年三月三十日並不入朝臣此謂選限內不朝實
憑格勅去三月二十一日奉勅轉朝前件官並闕奉慰臣

中書門下省并兵部吏部簡格勅並無文狀國朝故事開
元以前旬假節日百官盡入朝至天寶五載始有勅放旬
節假日不入比及近來又賜常參分日伏緣前後優待之
厚致有慢易違失之愆臣忝職司合當舉正庶使朝行自
肅典禮克行伏請釐革

軒轅黃帝鑄鼎原碑銘

并序

惟天爲大惟帝堯則之惟道爲大惟黃帝得之南華經曰
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黃帝守一氣衍三墳以治人之性
命迺鑄鼎茲原鼎成上昇得神帝之道原有爲谷之變銘

紀鑄鼎之神銘曰

道

闕一字

神帝帝在子人大哉上古軒轅爲君化人以道鑄

鼎自神漢武秦皇仙冀徒勤去道日遠失德及仁恭惟我
唐元德爲鄰方始昌運皇天所親唐興茲原名常鼎新

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始祖無名道之出也曾孫有國周之宗也夫國有開必先
粵若后稷播種蒸人乃粒周之先也積仁成德積德成聖
以至文王周公與天地合德乃繼爲家聖焉周禮周易與
日月俱懸允著爲家法焉開國德澤之源流爲國制度之

本末俾百世不易萬方日用豈止三十代中八百年內而已厥後子孫因王顯姓始自四十一代祖周平王孫赤其父泄未立而卒平王崩赤當嗣爲叔父桓王林廢而自立用赤爲大夫及莊王不明赤遂奔晉晉用爲并州牧自赤至龜八代代牧并州龜生喬至文釗十六代通前八代代襲封晉陽侯文釗生叔儁叔儁生伯明伯明生毛毛河東太守征西大將軍毛生卓卓字世盛歷魏晉爲河東太守遷司空封猗氏侯夫人河東裴氏父仲賢任雍州牧卓翁年七十九薨於河東時屬劉聰石勒亂太原晉陽不遂歸

葬葬河東猗氏縣焉隋併猗氏爲桑泉縣今司空塚墓在縣東南解古城西二里至今子孫族焉自古太原鄉也亦猶潤州上元縣有瑯琊鄉後魏定氏族僉以太原王爲天下首姓故古今時諺有鼎蓋之名蓋謂蓋海內甲族著姓也我卓翁葬河東子孫成族閒生將相而太原之望獨不鼎蓋河東著姓乎况本支奕葉金輝玉映洪源長派碧注清漣襲官婚者戚屬兼之澄而爲止水絕資蔭者徭稅不暇漫而爲眾流隸軍府而耳順方免負終身之恥戍積石而萬里交鎮有次死之苦更接二京之庭驅出九流之外

蓋魏地狹隘迫而使之然也開元中左丞相張公說越認
范陽封燕國公大厯初左相縉叔越認瑯琊封齊國公且
河東王承太原顯望久矣一旦爲縉叔齊公沒之而望平
沈也如燕齊兩公皆名世大賢社稷重器尚爾爲也況中
智以下薄俗者乎又見近代太原房譜稱顯姓之祖始自
周靈王太子晉瑯琊房譜亦云太子晉後且晉平公聞周
太子生而異使師曠朝周見太子太子年方十五曠謂太
子色赤太子謂曠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果十八而仙得
不謂元精下降全真上賓則知年未十五已是神仙矣豈

於三年之中而始同凡有嗣息耶是各爲修譜者務神奇
祖先競稱太子晉後不其妄歟凡稱太原王者無非周平
王之孫赤之後前已詳之明矣桑泉房隋奉朝請善翁善
之子聃子翁官至開府儀同三司車騎將軍河北道大總
管見隋書墓今有碑僧曇延有奇表身長八尺見高僧傳
蒲州桑泉人也或有延公贊曰德與天全身居佛半桑泉
房幽州都督元珪翁廣州都督方平翁皆盛德光時左補
闕智明伯戶部員外郎岳靈叔猗氏房右丞維叔左相縉
叔俱偉文耀世或有上縉叔詩曰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

詩人謂戲言時稱定論虞卿房安西北庭二節度正見叔
武德冠時如入仕朝廷百舍或一出宦州邑十室二三通
文武舉選僅不比屋有以見我卓翁積德積仁垂不已之
慶流於無窮也然因官婚或棄鄉族迷失宗望亦往往而
在晉司徒昶翁誠宗人曰若結婚姻如暴貴無識猥富不
仁慎勿爲也又誠曰勿三代不仕不學不看客失婚無譜
不葬無墳墓不修仁若是惡事三代皆淪小人也戒之慎
之孱孫顏由進士官厯臺省除洛陽令移典杭州入大理
少卿拜御史中丞出號州刺史嘗歎大道久隱澆漓時極

今於正經揭道字爲志於子史揭道字爲翼成五十卷行
於代建軒轅黃帝鑄鼎原碑銘聞於朝卓翁塚墓古有碑
廟直下宗子四縣離居每年用正月七日一合來祭干戈
動來廢至今日時方開泰冀得復行嗚呼魏之風俗儉不
中禮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顏實永痛力建豐碑有四義焉
一歸流遁者之心二正迷宗者之望三伏旌垂慶之德四
永銘儲祉之仁銘曰

太原一宗晉代三公薨時世故葬此河東孫謀克著祖慶
所鍾顯魂凜凜遺塚崇崇

謹案蒲州府志以此碑非唐人
所作云文中謂周平王孫赤其

父泄未立而卒平王崩赤當嗣爲叔父桓王林廢之而自立及莊王不明赤遂奔晉求之傳記事皆無有且晉於是時獻公未強并州太原尚在狄地况州牧之官始自漢世安得晉於此時卽用以爲牧而先立此號又謂自赤至龜八代代牧并州自龜至文釗十六代通前八代代襲封晉陽侯語尤無稽且太原鄉牒其狀乃顏所上狀稱冀州刺史碑乃云河東太守狀稱卓在晉爲司空河東太守碑乃云歷魏晉爲河東太守遷司空安有一人自述其先世而牴牾不合若此又謂開元中左相張說越認范陽封燕國公大歷初左相縉叔越認瑯琊封齊國公夫說與縉自以功名官位得封初未聞越認之事且公侯之爵亦非因越認門望可邀得者云云其辨甚詳今登載原文仍錄辨語

存證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四十六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裴肅

請進士兼習爾雅老子奏

王履貞

辟雍賦

冰池照寒月賦

國子承廳連理樹賦

太學剏置石經賦

太學壁經賦

目無金牛賦

六街鼓賦

林藻

冰池照寒月賦

喬彝

立走馬賦

幽蘭賦

渥洼馬賦

李遜

遊妙喜寺記

陳羽

明水賦

張嗣初

鄉老獻賢能書賦

陸復禮

珠還合浦賦

鈞天樂賦

崔敬

邵伯祠碑記

烏重允

請德棣景三州歸刺史收管奏

崔韶

重定贈工部尚書馬暢諡議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四十六

裴肅

肅貞元時官國子司業出爲浙東觀察使

請進士兼習爾雅老子奏

爾雅爲六經文字之楷模老子是聖人元微之奧旨請勒
天下明經進士五經及明一經進士五經及諸科舉人依
前習道德經者宜準天寶元年勅處分應合習爾雅者並
準舊式

王履貞

履貞貞元七年進士

辟雍賦

以王者風教
之本爲韻

辟雍之裁教化之方辟者象旋圓而不極雍者以流轉而
有常行於歷代創自前王崇此乃理廢之斯亡革斲剗澆
何莫由之而克著化人成俗靡不因茲而允臧公宮之南
靈臺之下赫巍莪以層構規制度於眾寡區別遠采於虞
庠經始不差於周雅闡揚學校旁求儒者溫良恭敬之士
資於父以事師俊造茂異之倫必自朝而逮野尊卑有秩
禮教是崇取乎年均式序不以地高爲雄隨其局貴賤之

義自別尚乎齒少長之儀有融然可以闡皇化彰國風允
叶扣鐘之教克成琢玉之功寧止夫聞天者比於鳴鶴居
陸者喻夫漸鴻而已爾其學習以時詩書興教惟司成是
典惟古則是效詔夏弦春誦俾民不僭養三老五更俾民
知孝惟胄也太子齒矣惟學也元后視之合語於此釋菜
有時以崇其道以尊其師俾百工允理庶績咸熙抑前古
之是賴伊茲禮之是持德貞行芳達其名以取譬泉流波
注立其義而在茲由是金革可偃淳樸斯返所謂深其流
者濬其源茂其末者固其本至矣哉辟雍之旨也大辟雍

之教也遠可同乎不騫不崩豈俾夫損之又損

冰池照寒月賦

以寒淨光潔
瑩心目爲韻

至矣哉元冬之季茲池可觀臨方塘而霜容旣肅照圓月
而素色兼寒凝爲水碧潔若琅玕迫而窺乍驚飛於繞鵲
俯而察寧失顧於迴鸞若乃日暮雲晴蒼然色正冰彩旁
射蟾輝下映的皪兮地布明璫瞳矐兮天垂朗鏡則雖隨
侯之珠皎而潔和氏之璧光且淨曷比夫動資文士之興
載悅吾人之性觀夫寒空若畫清漏且長透珠簾而庭戶
增媚浮玉樹而園林借芳攬之則無誠偶形於顧兔視之

若有徒積素於飛霜故能潔通宵之寒氣凝徹底之清光
旣而空色相鮮餘華昭晰嚴風吹而不散沍陰生而轉潔
偏使閨婦增思征人愴別望隴上之嬋娟怨池中之凜冽
又能使空門禪客除昏滌暝對之而虛白生襟觀之而神
形自瑩嗟乎時之革物物感人心俾閒放者取而適性勤
苦者對以愁吟則知冰月之宜靡極沿變之趣彌深原夫
幽院添池晴峯繞竹幾處堪賞千般寓目加之以清冰素
魄復何媿深山窮谷佇月令之必賦冀同出乎西陸

國子丞廳連理樹賦

靈臺崇崇兮洞轆轤以縣延中有珍木兮鬱森森以芊芊
始殊形以分聳終共理而連拳始信德以被物初應聖而
效焉且學爲教原丞爲糾局生於學者表王化之大同植
於廳者知官政而無曲亦所以據於德而遠於俗也樂我
皇道彰我聖年謂爲交柯乃尋本而無末謂爲別榦能已
離而復連依君仁義之圃對君翰墨之筵俾爲我師者如
斯木之一德爲我曹者如斯木之相全故瑞不虛然從化
而止化不在遠行之由已有善必應詎云草木之無知惟
德是親奚問陰陽之至理可以載美青史可以表慶皇家

人各有心我則合而爲一物曲有利我則不避其邪夫如是則造化之理易尋天地之情可測順之則生瑞逆之則成慝故曰禍淫誨福正直諒物情之效祥由人君之布德故得托根講肄之宇垂陰夫子之牆雜庭槐以爲列偶仙杏而成行逢聖而生匪由乎日月以翼取端爲寶孰尚夫金玉其相所謂光乎泰階允臻靈貺不然者則徒聞其說孰究其狀至矣哉觀一樹之攸同知四夷之內向

太學朔置石經賦

我國家學校崇崇朔石經於其中用啟千年之聖將遺萬

古之風元化式敷厥德旣彰於有截聲詩再闡斯文庶表
於無窮旣而招學苑之徒命他山之役陳滿筍之文雅結
峻天之遠碧且曰道自人宏教由時易若不考深旨勒貞
石布落落於廣庭陳巖巖於千尺則何以表吾道之不騫
見伊唐之有赫者哉由是雕搜之功備矣文質之義昭然
鑿寒光而蘄蘄迭映駢古色而字字相宣儼彼貞規韞玉
之姿益壯窮諸墨妙崩雲之勢彌堅事旣叶於造微理乃
符於撫實削成豈勞於執簡壁立更逾於散帙旁分鳥跡
且非精衛之銜來遠映天光有若媧皇之補出可謂洙泗

之風不墜而教化之道益敦鑽仰苟同於深奧咫尺可見
於微言五色參差夫子之文章盡在丹楹俯瞰聖人之閭
闕斯存豈非吾君秉茲一德修文臨極堅貞爲庶士之規
考禮作百王之式旣而辯舛錯而定魯魚然後二三子是
效是則

太學壁經賦

以六經典法刊
正文字爲韻

國家誕敷文命建學崇政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鏡
翦遺文以辨謬俾雅誥以詳正是以儒業益敷皇風載盛
敦學旣闡廓宇斯分飾素壁而照月構丹楹而結雲於是

集青衿之侶延鴻儒之羣貞八索起三墳採典謨之淪翳
次編簡之續紛稽古至今從百家之正義歸真背僞俾四
海之同文於是博考羣臣宣明舊典既科斗之互缺亦魚
魯之相舛依鳥跡而難從訪蛇形而莫辨定茲金簡規程
邈之隸書遵彼古文參史籀之大篆然後命鍾張之藝詔
文學之官界四壁以繩直揮五色之毫端粲爾其彩昭然
可觀雖一勞之克定乃千載之不刊錯綜旣備班列有次
欲昭明於六書先褒貶於一字俾去顛訛之惑用全述作
之意苟不絕於韋編將永齊於石記至於止戈爲武反正

爲乏將爲後生之式必憲先王之法爰及垂露懸鉞鶴頭
蚊足酌前修之楷模爲後來之軌躅瞻彼垣牆代茲簡牘
篇章煥炳文雅照燭正以先王之修則曲禮三千習以孔
門之徒則冠者五六所謂一人作則萬國儀刑光我廊廟
異彼丹青示人範於古訓正國常於典經旣文明乎天下
宜遠域而來庭

目無全牛賦

以虛心通明暗
與理會爲韻

著絕藝者積功而成窮物理者因心而明觀彼庖丁之游
刃合夫天道之至情運心術於妙用得元技於惟精相彼

牛兮雖完體斯在於我目也而折俎已呈豈不以因功之
深爲志所使揮無厚以合度投有閒之中軌積就之妙旣
由乎月將操割之微亦依乎天理若動不導竅任非由已
則必授夫力劬孰能免夫目視始吾於牛也膚革未充筋
骸靡窮心無所措其利手無所施其功感臂膈之原本迷
脈腠之要終動旣多悔勤而未通逮三載以積用乃一朝
而發蒙今吾於牛也察其博碩考其小大不俟刃解自將
神會定貴賤之骨若委地而在前視血管之膏雖表革而
無外信功著而理貫乃道成而情泰遂得不遵蓮鍰不合

桑林駢駢之軀折如應手觶觶之角割若愜心此乃變化
斯探視聽靡濫美侯明而咸見雖處幽而無暗夫人之修
業頗亦象諸能元通而理達則疑釋而誤虛別有技業目
牛得同碩鼠取勢行止喻義庠序竊學見賢思齊敢望惟
仁是與儻王庖之可待願發矚而延佇

六街鼓賦

以動心駭耳防
非之道爲韻

惟道路兮此有其紀綱在昏曉兮用警於行藏設彼鼓節
以爲人防俾守度而知禁咸順時而嚮方觀其四門洞達
九達攸長不有司局則政或以荒不有式遏則人或以敷

粵惟聖唐作法茲始岐路分職里閭對峙萬井如碁三條
若砥樹鼉鼓也罔不式遵命武賁焉各慎所履日入於酉
俾於行者止斗回於天警夫居者起惟其度數自合銅龍
之漏節其晝夜不失金烏之晷豈比夫繁於手盈於耳而
悅彼姝者子乎每司晨而不憊必候時而後動聲坎坎而
旁殷遐邇氣雄雄而中遏煩惚通塗廣陌萬戶千扉晨應
雞鳴夕催人歸牛羊下時迎暮煙而斯發河漢云沒伴曉
色而漸微此乃守常有則守矩不違一厥人兮人懷其信
齊厥政兮政絕其非不然者則是或見訛下無所楷使六

歷時謬萬夫聽駭是知街之設也所以通達幽深鼓之懸也所以發揚聲音豈獨警其當路亦用革其非心職是司者爾罔不欽無先天兮以欲敗度無後天兮則人匪忱別有養蒙以居惜陰爲寶遊藝鄒魯觀光咸鎬每聽皐皐之聲寶樂平平之道敢課虛而進牘聊體物而摛藻

林藻

藻字緯乾莆田人貞元七年進士官嶺南節度副使

冰池照寒月賦

以寒淨光潔
瑩心目爲韻

瑤池洞澈兮堅冰始攢元天皎晶兮皓月初圓冰含虛以

淒冷月委照而光寒既合體以凝質故清輝而可觀爾其
氣肅而勁色虛而淨俯視則湛若玉壺仰觀則爛如金鏡
履之者可以慎其矩步翫之者可以滌其情性嘉乎清焚
旁達瞳矐交映閒樓臺則素色彌分出河漢則清光寥賔
良吏觀我以思飲墨客覽我以興詠懿夫鑒照無隱盈積
有方纖埃翳而必見眾象照而難藏晁兮奕奕耀兮彰彰
奪銀河之曉色掩水鏡之秋光於時羣動已息寒夜未央
微雲度月以澹蕩細柳拂池而悠揚晶耀兮環林之際朗
練兮孤亭之旁月周天兮有虧池擁冰兮難決月在則光

瑩月沈則光滅彼冰也非無自然之色我取映月而增潔
此月也非無自然之光我取籠冰而加澈斯乃以淨臨淨
不瑩自瑩精氣交而上浮光彩融而入暝夫如是至人過
之而暢襟貪夫對之以勵心豈徒皎皎然罔象炯炯爾照
臨而已哉向若月隱西峯冰藏深谷焉得解吾人之昏滯
悅志士之心目

喬彞

夔京兆府副解

立走馬賦

元戎帳外兮何者雄躡絕電踏追風於是千旗已合萬馬
旣匝槍壘環迴轅門洞開紛熒熒以照雪殷礫礫以隨雷
嚴鼓齊蒼山破一夫唱萬人和寒笳旣鳴攢騎無聲左右
交入奔騰迸集鴻洞戢香陰森嶷岌揮鐵騎以突空上金
鞍而屹立輪寶刀以直視拔長劒而端揖奔鯨絕海旋巨
浪以尚遲餓鶻翻身寫長風而未急於是神仙恔怳鬼怪
呼吸擺金甲而乍寒噴玉花而半濕膂力旣剛雄風莫當
擲紅旗以顛倒按白刃以熒煌霍燄滅沒離披頡頏引山
河之奔走隨波蕩以低昂訝夫餽飢累跡從容自適互辟

易沸霹靂豁千重以萬重迺左射而右射餘疑掉青絲繫

練影叫天閭揮落景雲旗一簸翻古塞而半飛畫戟雙盤
寫長風而自冷况復騰勇氣耀紅塵倚精誠而張膽仗忠
信以扶身妙能傑出其大絕倫感平生之顧遇睹性命之
遂巡既見知於挺特寧有力於依因得逢堯舜之代以備
爪牙之臣恨武場之尚狹跼高步而難伸皆曰若更渡交
河絕大漠藏鐵羽銷金錯橫穿馬邑雷鼓出於地中直上
龍城將軍忽如天落引皇風之披靡蕩殺氣以澄廓不離
旗旆長隨衛霍鞭八方之戎羯豁萬里而開拓騁輕趨之

俊藝突沙塞以取樂壯觀呈肅然清揚大旆入舊營

幽蘭賦

以遠芳襲人終古無絕爲韻

蘭之生兮不以無人而不芳被廣澤森回塘和寡調高未
儷郢中之曲神符夢叶終傳鄭國之香贈靈修於南浦襲
嘉慶於北堂於是芊眠茂苑靡迤秋坂紉而爲佩騷人之
意已深閒以在衿楚客之情何遠薄秋風而香盈十步汎
皓露則花飛九畹豈眾草之敢陵幸移根之未晚若乃吳
山清兮天氣新湘水碧兮楓岸春煙轉綠蕙波搖白蘋榮
曲沼之初蓮遺天涯之美人離別經時歎孤芳於秀質艷

陽可惜悵獨立於良辰復有映金砌羅玉戶分竹宮疏蕙
圃因風而起不隨彼茁之蓬擇地以生能殊有秋之杜宜
其比同心於先哲冠美名於前古蘭在幽兮其芳滿叢士
守業兮其道未通入提攜固在於高賞播酷烈當跂於下
風寧使凋急景於散地迫嚴凝於歲終况復光陰慘烈冰
霰淒切靜而處順不得近於階墀長未當門獨遣冒於霜
雪豔歇紅暗莖萎紫折懼鶻鳩之先鳴掩氛氲而頓絕於
戲蘭與艾兮異味薰與蕕兮殊途一室之人雖當執我之
契十年之臭尚可攘公之翰囂然此道何有何無嗟乎蘭

無薰兮擻擻之所不及士無文兮聲華之所不立儻一借
於韶光庶餘香之可襲

渥洼馬賦

域中之寶生乎天涯天子之馬產乎渥洼澤出騰黃獨降
精於太乙神開滇壑固不涉於流沙目散電兮彪駁喙含
丹而虎呀躡紅雲而噴玉霑赤汗以攢花望兮以久來何
晚耶應圖合牒光我帝業星通兩瞳月貼雙頰四蹄曳練
翻瀚海之霜華一噴生風下胡山之木葉然後絡以金羈
拂於鱗鬐睛射紫燄梢垂綠絲凝驕欲嘶嚙淒鏘之玉勒

疊影不顧紛偃蹇之朱旗皇矣帝徹漢綱斯闕憑百萬之
精勁倚四夷之磔裂屠蒲梢而亘大漠指貳師而求汗血
謂滅沒之未來竟羈縻而不絕有生必感有感必通通也
不極環之無窮彼潢汙之斗水乃幽贊於神功然後厯沙
卷浪於馮夷之宮疊足側身於齋淪之中星精降兮河嶽
動天駟入兮駑駘空嗟武皇之英特而牽其惑欲能敗度
侈多涼德夏后九代越天地之紀穆皇八駿荒帝王之則
而况金通月支價及疎勒悉復馳去終無所得此余吾之
降生解倒懸於中國祈招惜惜式昭德音感激萬古淒涼

至今願以求馬之人爲求賢之使待馬之意爲待賢之心

李遜

遜字友道趙郡人客居荊州第進士元和中累除京兆尹
改國子祭酒檢校禮部尚書爲忠武軍節度使長慶元年
進檢校吏部尚書徙鳳翔入爲刑部尚書三年卒年六十
三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貞

遊妙喜寺記

越州好山水峯嶺重疊邐迤皆見鑑湖平淺微風有波山
轉遠轉高水轉深轉清故謝安與許詢支道林王羲之常

爲越中山水遊侶以安之清機詢道林之高逸羲之之知
止雖生知者思過已半烏知其又不因外獎積成精絜邪
妙喜寺去郭二十里而近通舟而到積水四滿樓臺在中
觀其林叟漁者小艇短楫求羸而來得志而返濯足擊汰
聲滿山谷又有丹素佳禽弄吭清流劈波投空一一遠去
時從事四五人天氣清爽同登共覽因思羊叔子在襄陽
好風景出鈴閣罷漁獵登峴山今古在懷獨立無對存有
令德歿有令名君子哉遜賴聖時欽明寰海無波進無若
人之才退獲若人之逸登山望水思泯幽寂雲霞草樹橫

金史卷之二十一
三
在一目非敢追蹤羊公亦復長揖王謝矣時有從事李翺
僧靈徹請紀故琢於片石云時元和八月十五日記

陳羽

羽江東人貞元八年進士第二人歷官樂官尉佐

明水賦

以元化無宰至
精感通爲韻

彼美明水含精自天孤影流輝乃凝空作潤萬靈來享故
爲酒稱元所以貴新滌慮殷薦告虔水本涵清表至深之
心著明以比德惟馨香之義全想夫含氣遙空成形永夜
出陰鑒則凝清自美對明燭則搖光相借至誠所感同就

濕而流大饗是資若待神而化斯可謂至精無朕明誠有
孚泛清月而乍融乍結洗輕煙而若有若無潤而鮮見湛
露之濡金鏡晶兮潔類清冰之在玉壺至若高天委秋皎
月分彩氤氲既合精粹斯在方昭德以降神異趨下而歸
海是知嚴而敬者其德大潔而祀者其福倍繁景命之不
渝豈成功之不宰原夫明水之初化也天子齋心司烜蕝
事望靈月露陰燧皎晶浮光清泠在器自無而有知靈化
之不測應感而來知神物之斯至其或崇國祀設方明備
禮樂潔粢盛用陶匏之器薦蘭栗之牲秩神祇而配坐望

金史卷之二十一
天地之含精匪明水而神不降無明水則祀不誠是以明
處作離水居爲坎諒明水之潛化本陰陽之所感其名也
合五行之德其用也冠三酒之功泊爾味淡凝然色融至
馨無臭至潔含空則是水也與靈物幽通

張嗣初

嗣初貞元八年進士

鄉老獻賢能書賦

以行藝昭洽可
升王庭爲韻

皇上尊教本旌藝能徵鄉舉里選之人則哲俾含光抱素
之用必稱故講信修睦之徒坦然宏大謙光素履之士赫

爾昭升時乃正月初吉鄉老旁戾奉簡牘之詞詣闕傾葵
藿之心獻歲且曰君不可以獨理必敷求以兼濟賢不可
以失時故修已而獻藝惟古訓之是式叶周官之舊制自
家刑國率是道而克明選賢與能誠致遠之不泥逖覽虞
舜稽古唐堯明揚側陋惠訪庶僚由是金鏡朗玉燭調禮
崇儉約樂奏咸韶致王道之易易啟賢路之昭昭豈不以
道不遠人宏之在我察言之枝葉執禮義爲韁鎖惟仁
是與諒俾善以交修在邦必聞非據德而孰可斯實義光
前古道冠百王德政者介爾以昭進學殖者闡然而日彰

賤不遐遺邦教以順乎九有下無沈抑聖謨猶洎於萬方
矧乎職有司存令申先甲能自上而下誠德優而化洽
是以敦育德禮窮經激浮惰以食力耨甫田於拾青片善
罔遺君子何辭於在野芻言式衆多士必見其盈庭吾君
於是納遠謀守至正欽若前典申錫時命曰酌爾之素德
竭爾之文行俾敷奏沃余一人而聲教加乎萬姓是亦尊
賢以崇德致君而齊聖丕休哉揭捍之道成君人之大柄

陸復禮

復禮貞元八年宏詞第一人

珠還合浦賦

以不貪爲寶神物自還爲韻

珠行藏兮與道爲鄰政善惡兮感物生神私以務貪必去
土而匿耀光之崇儉則還浦而歸淳我政無累匪求而至
宛若中流昭然明媚對三光而分色契一德而潛致盈虛
無朕不隨月魄以哉生往返有孚殊異奔星之出使徒見
其表跡罔知其奚自覩映水之新規謂沈泉之初棄爲人
利也且一貫以稱珍與衆共之雖十斛而不匱然知此珠
之感惟政是隨當政至而則至偶俗離而則離人而無道
今不去何以人而有德今不復何爲止舊浦而可採同暗

投而在斯質若累累疑點綴於霄漢色仍皎皎終炫耀乎
漣漪且夫彼邦政悖我則爲不居之物彼邦政閑我則能
應道而還豈專巨蚌是剖實惟無脰而走將不貪以共存
非甚愛之能守浦之不吝任變化以往還珠之員來辦政
理之姦不誠可以孚明可以久處沙泥而有光知進退而
不苟利用溥博何必取之於龍領報德宏多奚由得之於
蛇口其來也所以輔正其去也所以戒貪警循良之夕惕
俾傲很以知慙勿以珠爲蘊蓄勿以珠爲珍好且還浦而
難期且離邦而難寶將守之而勿失在閑邪以存道

鈞天樂賦

以上天無聲昭
錫有道爲韻

何上天之默默有鈞天之可名蓋德至而則至從無聲而
有聲和樂發音與夢寐而潛契精誠自感何耳目之能營
懿乎元德升聞天降靈貺匪同乎搏拊之和豈在乎雲霄
之上感夫心志達乎肌膚却萬物而有喜聞九奏而可娛
其靜也寂寂其動也于于異霜天之鐘應同漢日之山呼
肸鬻今乍有杳冥兮若無表穆公之休烈爲簡子之祥符
以邀以遊實我心之獨得不考不擊豈他人之是愉惟茲
至樂信夫元造非天私於二君惟天饗於有道不然何融

融洩洩發於自然萬籟不雜八音相宣且降歎以入夢知
惟德之動天實深乎骨髓之內豈專於視聽之前惟寤語
之有說何言辭之能全至哉無金石之迭代無宮商之先
後忽變化於合漠韻鏗鏘於妙有旣登不死之福庭自諧
保生之仁壽則知夫天可通兮道可守自感應之無差知
影響之不苟降鑒匪遙德音孔昭鄙未善之周武甚盡美
之虞韶豈獨聆之兮四肢酣暢感之兮心神洗滌將使道
德之不昧必受如斯之殊錫者也

崔教

教貞元中官陝虢都防禦判官監察御史裏行

邵伯祠碑記

有周氏厯數旣歸誕革商政皇皇后帝授元老於新邦惟邵康公欽若昊天弼成周道疑而無象用而無方輝動於幽陰明光於上下總三才之懿德弔萬姓之毒痛在昔鳳鳥鳴山鱗蟲躍舟大人經綸賢智爲之請命是故朝文王於鄴邑翊武王於孟津與公旦夾輔成王紹綏祖業二后陟配而修太平當其嗣君幼立羣弟稱亂冢宰邁流言之謗太保形不悅之辭賦鴟鴞而未歸感狼跋而旋悟稽神

謀而不私蔡叔聽天命而不惑姬公嗚呼棄稷之道方盛
烈文之孫迪哲貽疊慶以寧亂倣微艱於後土誰爲不臣
我實有主故書曰二公寅亮分正邦國王在鎬所以殿茲
陝西自桃林抵流沙盡神州之右地六服羣辟會於京師
華戎稽首咸聽其訓不玩遠物而賓鬼方允王保之肆於
時夏萬邦倚相九命作伯載以龍旂執以桓圭泱泱景風
自北而南皇化有本生人定性貫以一德革其二心由是
播爲國經聚作家道施於夫妻夫妻不敢不順行於父子
父子不敢不親睦於諸侯諸侯述職柔於百姓百姓康乂

時無害氣律無競風蒙以慶雲潤以膏雨然後相洛邑考
清廟翹有客以助祭闡先王之大孝故得周公受其龜食
仲尼稱其麟趾堯舜既沒淳源下衰湯也不能止鳴條之
師武也不能無甲子之陣生二代之末而恥夏殷之事出
五兵之後而懷揖讓之風則尚父阿衡宜有慙色啟金縢
以定變歸嘉禾於東征惟周公執德不回平其叛國惟召
伯誠明其道克正孝孫邦之延長必有其自向非布以愷
悌臻乎中庸則不能期逾七百祚邁三十元命無紀上天
無功權而代之我制其數王乃班寶玉以授瑞冊子孫而

就封爲燕太伯奄有遼碣元牡秬鬯與周始終聖唐續禹
舊服丕應天統皇帝睿文韜武光宅海隅思二南而永懷
故壤禮十亂而修及廢祀貞元九年龍集癸酉連率姚公
南仲宣風於陝戒豐宮而新乎茆舍慎聽訟而樹彼甘棠
齊爨旣位門階有數被以華蟲之服羞以陸海之殖其或
吹豳雅擊土鼓歌鵲巢舞行露羶香徹達悉窳煙雨合樂
六變神可得而接矣神實姬姓卜其族以爲尸典有秩宗
設其官以爲主陝縣令李晉肅虔奉新政恭惟昔賢請刻
石書以慰餘俗徵士家於太史採奭命於古文教雖不敏

敢作頌曰

相維宗周王業旣成天命文王召公乃生遂佐文王潛翊
夷明事紂得禮伐崇有名虐不得縱禍不得萌西土率順
東鄰圯傾武王翦商克集丕祚惟公秉文亦贊其武乃放
牛馬乃橐干櫓戎功告成變化下土三監淮夷不率不循
叔旦徂征王家邁屯幼主蠱惑王疑不信王謂太保誨予
沖人遂歸周公反風乃振王謂二公董正圻封疆理天下
至於海邦自陝而西自陝而東乃左乃右一其庸功惟德
牧人在周其召武亂皆坐君臣同道惟棠有陰惟梅有標

悠悠蒼生各稟其教陝野莓莓燕郊浩浩二千餘載管磬
在廟草靡德風山呼頌聲我思康公勒石祠庭

烏重允

重允字保君少爲潞州牙將累遷河陽節度使封張掖郡
公以討吳元濟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轉司空進邠國公
長慶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宗初自天平軍節度移鎮
兗海加太子太師兼領滄景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諡曰愬
請德棣景三州歸刺史收管奏

臣以河朔能抗拒朝命者其大畧可見蓋刺史失其職反

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豈能一州爲叛哉據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縣請却廢爲縣歸化縣本是草市請廢縣依舊屬德州

崔韶

韶憲宗朝官戶部員外郎與韋貫之善貫之罷相坐貶州刺史

重定贈工部尚書馬暢諡議

馬暢承藉故業厯居通顯家富於財以奢縱自處不能撫
安嫂姪使之離析其干進也赴利如轉圜其居家也操下
如束濕故時論鄙之謹按國史宇文士及居家侈縱諡爲
縱暢之行已同於士及請以縱爲諡